

宣室志

唐張讀著

下

進步書局校印

筆記小說大觀

集

宣寧縣志

下

卷之四

宣室志卷之七

唐 聖朋張讀撰

黑山之陰有李衛公廟。賢曆中。張惟清都護單于。其從事盧立嘗夢一人。頗長。黑衣告立曰。吾居於衛公廟且久矣。子幸遷我於軍城中。已而遂去。及曉立不諭。即入白於惟清。曰。衛公於國有大勲勞。今廟宇隳殘。飄蕩且甚。願新其土木之製。惟清喜而可其請。先是單于府以惟清有美化。狀其政績。遣護軍駱忠表聞於上。有詔命中書舍人高公鉞文其事。刻于碑。詔既至。而未有堅碣。惟清方命使採石於雲中郡。未還。及修衛公廟。濠其西得一石。方而長。其下有刻出張字。歷然可辨。土人持以獻于惟清。惟清喜曰。天賜吾之碑石。即召從事視之。立且驚且異。因起賀而白前夢。於是以石為碣。高公之文刻焉。

太和中。王璠廉問丹陽。因溝其城。既鑿深數尺。得一石。銘文曰。山有石。石有玉。玉有瑕。即休。工人得之。具以事告白。而獻於璠。詳其義。久而不能解。即命僚佐辯之。皆無能析其理者。數日。有一叟請謁璠之吏。且密謂曰。吾聞王公得石銘。今有辯者乎。吏曰。公方念之。其義為何如耶。君即能究耶。叟曰。是不祥也。夫山有石。石有玉。玉有瑕。

即休也。皆叙王公之世也。且先公曰。奎。奎生礎。以文而勸。是山有石也。礎生璠。是石有玉也。璠之子曰遐休。是玉有瑕。即休。休者。絕之兆。推是而辯。其絕緒乎。吏謝之。叟言竟而去。至太和九年冬。璠卒。夷其宗。果符叟之解也。

太和中。有柳光者。嘗南遊。因行山道。會日晚。誤入山嶠中。松徑盤曲。行數里。至一石室。雲水環擁。清泉交噴。室有柵。若人居者。前對霞翠。固非人境。光因臨流凝佇。忽見一缶合於地。光即啟之。其缶下有泉。周不盡尺。其水清澈。舉卮以飲。若甘醴。盡十餘卮而醉已甚。遂僵於柵。及曉方寤。因視石壁。有雕刻文字。極多。遂寫其字。置於神祠。曰。武之在卯。堯王八季。我棄其寢。我去其宸。深深然。高高然。人不吾知。人不吾謂。由今之後。二百餘祀。燭燭其光。和和其始。東方有夷。小首兀尾。經過吾道。來至吾里。飲吾泉以醉。登吾榻而寐。刻乎其壁。奧乎其義。人誰以辨。其東平子。光閱而異之。遂行出。徑約十步。回望其室。盡亡見矣。光究之不得。友人呂生者。視而解之。未幾告曰。吾盡詳矣。此乃得道者語也。大唐氏之初。建號武德。武之二年。其歲己卯。武之在卯。其義見矣。蓋武德二年也。堯王者。謂高祖之號神堯。曰八季者。亦二年也。我棄其寢。我去其宸者。言其去。蓋絕去之時。乃武德二年也。深深然。高高然。人不吾知。人不吾謂。

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。且唐氏之初。今果二百餘矣。燭燭其光。和和其始者。燭燭其光。謂歲在丁未也。燭者火。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。未亦火之位也。和和其始。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。其始蓋元年也。東方有鬼。小首元尾者。叙君之名氏。東方甲乙木也。鬼者卯也。卯以附木。是柳字也。小首元尾。是光也。經吾道來吾里。言君之來也。飲吾泉以醉。登吾榻而寐。言君之止也。刻乎其壁。奧乎其意。誰人以辨。其東平子。謂其意奧。而獨吾能辨之。東平吾之邑也。益又信矣。如是而辯。果得道者之遺記也。

唐元和中。李師道據青齊。蓄兵勇銳。地廣千里。儲積數百萬。不貢不覲。憲宗命將討之。王師不利。而師道益驕。乃建新宮。擬天子正殿。卜日而居。是夕雲物遽晦。風雷如撼。遂為震擊。傾地。俄復繼以天火。了無遺燼。青齊人相顧語曰。為人臣而逆其君者。禍固宜矣。今責降自天。安可逃其戾乎。旬餘。師道果誅死。

唐劉禹錫云。僧道宣持律第一。忽一旦霹靂遠戶外。不絕。宣曰。我持律更無所犯。若有宿業。則不知之。於是褫三衣於戶外。謂有蛟螭憑焉。衣出而聲不已。宣乃視其十指甲。有一點如麻油者。在右手小指上。疑之。乃出於桶子孔中。一震而失。半指黑點。

是蛟龍之藏處也。禹錫曰：在龍亦已善求避地之所矣。而終不免，則一切定分，豈可逃乎？

唐晉陵郡建元寺僧智空，本郡人。道行彰聞於里中。年七十餘，一夕既闔關，忽大風雷若起於禪堂，殷然不絕，燭滅而塵空晦黑且甚。簷宇搖震，矍然自念曰：吾棄家為僧，迨茲四紀，暴雷如此，豈神龍有怒我者？不然，有罪當雷震死耳。既而聲益甚，復坐而祝曰：某少學浮屠氏為沙門，迨五十餘年，豈所行乖於釋氏教耶？不然，且有黷神龍耶？設如是，安敢逃其死？儻不然，則願亟使開霽，俾舉寺僧得自解也。言訖，大震一聲，若發左右，坐榻傾靡，昏霾顛悖。由是驚惴仆地，僅食頃，聲方息。雲月晴朗，然覺有腥腐氣如在室內。秉燭視之，於垣下得一蛟，其長數丈，血流於地，乃是禪堂庭北有槐樹高數十尋，為雷震死，循木理而裂，中有蛟龍蜿蜒之跡焉。

唐河東郡東南百餘里有積水，謂之百丈泓，清澈纖毫必鑒。在驛路之左，槐柳環擁，煙影如暮，途出於此者，乃為憩駕之所。太和五年夏，有徐生自洛陽抵河東，至此水困殆既甚，因而暫息，且吟且望。日卓午，忽聞水中有細聲，若蠅蚋之譟，俄而纖光發，其音稍響。暫者擊數，其光如索而曳焉。生始異之，聲久益繁，遂有雷自波間起，震光

為電接雲氣。至旅次遽話其事。答曰。此百丈泓也。歲旱未嘗不指期而雨。今旱且甚。巫師命巫屬禱焉。巫者告曰。某日當有大雨。至日果為之霑足。

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。從子數人皆幼。始從師學。嘗一夕大風雨。雷電震耀。諸子俱出戶望。且笑且言曰。我聞雷有鬼。不知鬼安在。願得而殺之可乎。既而雷聲愈震。林木傾靡。忽一聲轟然。若在於廡。諸子驚甚。即馳入戶。負壁而立。不敢輒動。復聞雷聲。若天呵地吼。廡舍搖動。諸子益懼。僅食頃。雷電方息。天月清霽。庭有大古槐。擊拔其根而劈之。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。具告詢美。命家僮執燭視之。諸髀咸有赤文。縱橫十數。狀類杖痕。疑雷鬼之所為也。

寶曆中有京兆韋思玄。僑居洛陽。性尚奇。嘗夢神仙之術。後遊嵩山。有道士教曰。夫餌金液者。可以延壽。吾子當先學煉金。如是則可以肩赤松。駕廣成矣。於是思玄求煉金之術。積十餘年。會術士數百。終不能得其妙。忽一日有居士辛銳者。貌甚清瘦。愀然有寒色。衣敝衣。扣思玄門。謂思玄曰。吾病甚。窮無所歸。聞先生好古尚奇。集天下異人方士。我故來謁耳。願先生納之。思玄即止居士於舍之後。居士身疾。臞盡。潰血穢甚。韋氏一家盡惡之。思玄嘗召術士數人會食。而居士不得預。既具膳。居士突

至客前。溺於筵席上。盡濕。客怒皆起。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。居士遂告去。行至庭。忽亡所見。思玄與諸客甚異之。因視其溺。乃紫金也。奇光燦然。直曠代之寶。思玄且驚且嘆。有解者曰。居士紫金精也。徵其名氏信矣。且辛者。蓋西方庚辛金。而銳字者。兌從金。兌亦西方之正位。推其義。則吾之解。若合符然。

故崔甯領蜀時。捷為守清河崔君。既以啟尹真人函。

事具靈仙篇

是夕崔君為冥司所召。

其冥官即故相呂諲也。與崔君友善。相見悲泣已而謂崔曰。尹真人有石函在貴郡。何為輒開。今奉玉帝命。召君按驗。將如之何。崔謝曰。愚俗聾瞽。不識神仙事。故輒開真人之函。罪誠重。然已三省之矣。其不識不知者。俱得原赦。僅公寬之。某庶獲自新耳。諲曰。帝主命嚴。地府卑肩。何敢違乎。即召按掾出崔君籍。有頃按掾至。白曰。崔君餘位五任。餘壽十五年。今上帝有命。折壽十二年。盡奪其官。崔又謝曰。與公平生為友。今日之罪。誠自己招。然故人豈不能宥之。諲曰。折壽削官。則固不可逃。然可以為足下致二年假職。優其廩祿。用副吾子之託。崔又再拜謝。言方畢。忽有雲氣炳然。紅光自空而下。諲及廷掾僕吏俱驚躍而起曰。天符下。遂稽首致敬。崔於室中壁隙間潛窺之。見諲具巾笏。率廷掾分立於庭。咸俛而拱。雲中有一人。紫衣金魚。執一幅書。

宣導帝命。於是諶及廷掾再拜受書。便駕雲而上。頃之遂沒。諶命崔君出生。啟天符視之。且嘆且泣。謂崔曰。子識元三乎。元相國行名載也崔曰。乃布衣之舊耳。諶曰。血屬無類。吁。可悲夫。某雖與元三為友。至是亦無能拯之。徒積悲歎。詞已又泣。既而命一吏送崔君歸。再拜而出。與使者俱行。入郡城。解中。已身卧於榻。其妻孥哭而環之。使者引崔府君於榻。魂與身翕然而合。遂寤。其家云。卒三日矣。本郡已白廉使。崔即治裝。虛室往蜀。具告於甯。甯遂著攝副使。月給俸錢二十餘萬。時元載方執國政。甯與載善。饋遺甚多。聞崔之言。懼連坐。因命親吏持五百金。賂載左右。盡購得其書百餘軸。皆焚之後月餘。元載籍沒。又二年。崔亦終矣。

彭城劉溉者。貞元中。為彭城令。卒於官。家甚貧。因寄韓城佛寺中。歲將半。其縣丞竇亦卒。三日而寢。初竇生晝寢。夢一吏導而西去。然高原大澤。數百里。抵一城郭。入門導吏亡去。生懼甚。即出城門。門有衛卒。舉劍而列。竇生訊之。衛卒舉劍指南曰。由此之生道耳。竇始知身死。背汗而股慄。即南去。雖殆不敢息。俄見十餘人立道左。有一呼竇生。挈其手而熟視之。乃是劉溉。曰。吾兄何自而來。竇具以告。曰。我自與足下別。若委身於陷穽中。念平生時。安可得因涕泣。竇即語寘途事。溉泣不語。久之。又曰。我

妻今安在。得無恙乎。竇曰。賢子僑居韓城佛寺中。將半歲矣。漑曰。子今去為我問訊。我以窮泉困辱。遠不可逃。每念妻孥。若踵而不忘步。幽顯之恨。何可盡道哉。將別。謂竇曰。我有詩贈君。曰。冥途杳杳人不知。不用苦說使人悲。喜得逢君傳家信。後會茫茫何處期。已而又泣。竇遂告別。未十餘里。聞擊撞聲極震響。因悸而寤。竇即師楊慈祖兄。其甥崔氏子。常以其事語諸人。

貞元中有廬江郡民。因樵採至山。會日暮。忽見一胡人。長丈餘。自山嶠中出。衣黑衣。執弓矢。民大恐。遽走匿林中。窺之。胡人佇望良久。忽東向發一矢。民隨望之。見百步外。有一物狀類人。舉體皆毛。數寸。蒙烏巾而立。矢中其腹。輒不動。胡人笑曰。果非吾所及。遂去。又一胡亦長丈餘。魁偉逾於前者。亦執弧矢。東望而射。中其物之胸。亦不動。胡人又曰。非將軍不可。又去。俄有胡人數十。衣黑衣。臂弓腰矢。若前驅者。又見一巨人。長數丈。披紫衣。狀貌極異。緩步而來。民見之不覺瞿然。巨胡東望。謂其前驅者曰。射其喉。群胡欲爭射之。巨胡誡曰。非雄舒莫可。他胡皆退。有一胡前引滿一發。遂中其喉。其物亦不懼。徐以手拔去三矢。持一巨礫。西向而來。胡人皆有懼色。前白巨胡曰。事迫矣。不如降之。巨胡即命呼曰。將軍願降。其物乃投礫於地。自去其中。狀如

婦人無髮至羣胡前。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。遂令巨胡跪於地。以手連掌其頰。胡人哀祈。稱死罪者數四。方釋之。諸胡高拱而立。不敢輒動。其物徐以巾蒙首。東望而去。胡人相賀曰。賴今日甲子爾。不然吾輩其死乎。既而俱拜於巨胡前。巨胡領之良久。遂導而入山嶠。時欲昏黑。民雨汗而歸。竟不知何物也。

唐敬宗皇帝御曆。以天下無事。視政之時。因廣浮屠教。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。及文宗嗣位。親閱萬機。思除其害於人者。嘗顧左右曰。自吾為天子。未能有補於人。今天下幸無兵革。吾將盡除害物者。使億兆之民。指今日為堯舜時。願足矣。有不能補治化而蠹於物者。但言之。左右或對曰。獨浮屠氏。不得有補於大化。而蠹於物為甚。可斥去。於是文宗病之。始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。說佛經義。又斥其不修教者。詔命將行。會尚食廚吏修御膳。以鼎烹雞卵。方措火於其下。忽聞鼎中有聲極微。如人言者。迫而聽之。乃群卵呼觀世音菩薩也。聲甚悽咽。似有所訴。尚食吏異之。具其事上聞。文宗命左右驗之。如尚食所奏。文宗歎曰。吾不知浮屠氏之力。乃如是耶。翌日敕尚食吏勿以雞卵為膳。因頒詔郡國。各於精舍塑觀世音菩薩之像。以彰感應。

高陽許文度。唐太和。僑居岐陽郡。後以病熱。近月餘。瞑而卧於榻。若沉醉狀。後數

日始寤。初文度夢有一人。衣黃袍。若吏輩。與俱行田野。四望間。寂然無雞犬聲。且不知幾百里。是時天景已曠晦。愁思如結。有衣黃袍者。謂文度曰。子無苦。夫壽之與夭。固有涯矣。雖聖人安能逃其數。文度忽悟身已死。憂且甚。又行十餘里。至一水。盡目無際。波濤黑色。杳莫窮其深淺。黃衣人俱履水而去。獨文度懼不敢涉。已而有二金人。皆長五寸餘。奇光皎然。自水上來。黃衣者望見金人。沮色震慄。即辟易馳去。不敢正視。二金人謂文度曰。汝何為來地府中。我今挈汝歸生途。慎無恐。文度懼稍解。因再拜謝之。於是金人與文度偕行數十里。俄望見里門。喜不勝。忽聞有厲聲呼文度者。文度悸而醒。見妻子方泣於前。且奇且歎。而羸憊不能運肢體。故未暇語其事。後旬日。病稍間。策而行於庭。忽見二金人。皆長五寸餘。在佛舍下。果前時夢中所見者。視其儀狀。無毫縷之異。心益奇之。始以其事告於妻。妻曰。昨者以君病且亟。憂不解。然嘗聞佛寺有救苦之力。由是棄貨玩鑄。二金人之像。每清旦先具齋祀之。自是君之疾亦除。蓋其神力也。文度感二金人報效之速。不食牲牢。常閱佛書。因盡窮其旨。而皈依於釋氏焉。

有商居士者。三河縣人。年七歲。能讀佛氏書。里人異之。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。有佛

書數百篇。手卷目閱。未嘗廢。一日從而師者且百輩。往往獨遊城邑。偕其行者。聞居士每運肢體。瓏然若憂玉之音。聽者奇之。或曰。居士之骨。真鎖骨也。夫鎖骨連絡如蔓。故動搖肢體。則有清越之聲。固其然矣。昔聞佛氏書言。佛身有舍利骨。菩薩之身有鎖骨。今商居士者。豈非菩薩乎。然愚俗之人。固不可辨也。居士後年九十餘。一日湯沐具冠帶。悉召門弟子會食。因告之曰。吾年九十矣。今旦暮且死。汝當以火燼吾屍。慎無違逆吾旨。門弟子泣曰。謹聽命。是夕端坐而逝。後三日。弟子焚居士於野。及視其骨。果鎖骨也。支體連貫。若綴絡之狀。風一拂。則纖韻徐引。於是里人競施金錢。建一塔。以居士鎖骨瘞於塔中。

甯勉者。雲中人也。年少有剛勇氣。善騎射。能以力格猛獸。不用兵仗。北都守健其勇。署為衙將。後以兵士千人。軍於飛狐城。時薊門帥驕悍。棄天違法。反書聞闕下。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。詔未至。而薊門兵夜伐飛狐。鉦鼓震地。飛狐人恟然不自安。謂甯勉曰。薊兵豪健。不可敵。今且至矣。其勢甚急。願空其邑以遁去。不然。旦暮拔吾城。吾不忍父子兄弟。盡血賊刃下。悔甯可及。雖天子神武。安能雪吾冤乎。幸熟計之。勉自度兵少。固不能折薊師之鋒。將聽邑人語。慮得罪於天子。欲堅壁自守。又慮一

邑之人悉屠於賊手。憂既甚。而策未有所決。忽有謀者告曰。賊盡潰矣。有棄甲在城下。願取之。勉即登城垣。望見星月明朗。有賊兵馳走。顛躓者不可數。若有大兵擊其後。勉大喜。開邑門。縱兵逐之。生擒卒數千人。得其遺甲甚多。先是勉好浮屠氏。常誦佛書。金剛經。既敗。薊師擒其虜。以訊焉。虜曰。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。數俱百。長三丈餘。雄猛可懼。怒目呿吻。袒肱執劍。薊人見之。盡慘然汗慄。即馳走遠避。又安有關心乎。勉始悟。巨人乃金剛也。益自奇之。勉累官至御史中丞。後為清塞副使也。

唐貞觀中。有玉潤山。悟真寺僧。夜於藍溪。忽聞有讀法華經者。其聲纖遠。時星月迫臨。四望數十里。闐然無覩。其僧慘然有懼。及至寺。具白其事於群僧。明夕俱於藍溪聽之。果聞經聲自地中發。於是以標表其所。明日窮表下。得一顱骨在積壤中。其骨槁然。獨唇吻與舌鮮而且潤。遂持歸寺。乃以石函致於千般佛西軒下。自是每夕常有讀法華經聲。在石函內。長安中有士女觀者千數。後新羅僧客於寺。僅歲餘。一日寺僧盡下山。獨新羅僧。遂竊石函而去。寺僧跡其所往。已歸海東矣。時開元末也。

宣室志卷之八

唐 聖朋張讀撰

太原王含者。為振武將軍。其母金氏。本胡人女。善弓馬。素以獷悍聞。嘗馳健馬臂弓腰矢入深山。取熊鹿狐兔。殺獲甚多。故北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。後年七十餘。以老病。遂獨止一室。辟侍婢。不許輒近左右。至夜即扃戶而寢。往往發怒。欲杖其家人輩。後一夕既扃其戶。忽聞軋然之聲。遂趨以伺之。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而出。天未曉。而其狼自外還入室。又扃其門。家人且懼。具白於含。是夕。於隙中潛窺。如家人言。含憂悸不自安。至曉。金氏召含。且誨。即市麋鹿含。熟以獻。金氏曰。吾所需。生者爾。於是以生麋鹿至於前。金氏啖立盡。含益懼。家人輩或竊語其事。金氏聞之。色甚慙。是夕既扃戶。家人又伺而視之。有狼遂破戶而出。自是竟不復還矣。

晉陽以北。地寒而少竹。故居人多種葦成林。所以代南方之竹也。唐長慶初。北都有民。其家地多葦林。里中嘗有會宴。致餘食於其舍。至明日。輒不知其所在。其民有貯繒帛於室者。亦嘗亡之。民竊異焉。後夜聞嬰兒號者甚眾。迫而聽之。則聞然矣。明夕又聞。民懼且甚。後一日乃語里中他民曰。吾夕聞林中有嬰兒號。吾度此不當有嬰

兒懼其怪耳。即相與芟除其林。薙其草。既窮得一穴。中有繒帛食器。見野狸十餘。有嘖而俯者。呻而仰者。瞬而乳者。偃而踞者。嗷嗷然若有愁狀。民盡殺之。自是里民用安其居。

開元二十三年秋。玄宗皇帝狩於近郊。駕至咸陽原。有大鹿興於前。巋然其軀。頗異於常者。上命弓射之。引發一中。及駕還。乃敕厨吏炙其胾以進。而尚食具熟俎獻時。張果老先生侍。上命果坐於前。以其肉賜之。果謝而食。既食。且奏曰。陛下以此鹿為何。如上曰。吾只知其鹿也。亦安知何。如果曰。此鹿年且千歲矣。陛下幸聞之上。笑曰。此一獸耳。何遂言其千歲耶。果曰。昔漢元狩五年秋。臣侍武帝獵於上林。其從臣有生獲此鹿而獻者。帝以示臣。奏曰。此仙鹿也。壽將千歲。今既生獲。不如活之。會武帝尚神仙。由是納臣之奏。上曰。先生誤矣。且漢元狩五年。及今八百歲。其鹿長壽。豈歷八百歲而亦為豕所獲乎。况苑園內麋鹿亦多。今所獲何妨為他鹿耶。果曰。曩時武帝既獲此鹿。將舍去之。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。刻成文字。以誌其年。系於左角下。願得驗之。庶表臣之不誣也。上即命致鹿首如前。詔內臣力士具驗之。凡食頃。絕無所見。上笑曰。先生果誤矣。左角之下。銅牌安在。果曰。臣請自索之。顧左右命鐵鉗。令出一小

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。蓋以年月悠久。為毛革蒙蔽。殆不可見。且持以進上。命磨拭視之。其文字蕪弊。殆不可識矣。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。又問果曰。漢元狩五年。甲子何次。史編何事。吾將徵諸記傳。先生第為我言之。果曰。是歲歲次癸亥。武帝始開昆明池。用習水戰。因蒐狩以順禮焉。迨今甲戌歲。八百四十五年。上即命按漢史。其昆明池。果元狩五年所開。其甲子亦無少差。顧謂力士曰。異哉張果。能言漢武帝時事。真所謂至人矣。吾固不可得而知也。

潁州陳巖。字叶夢。武陽人。間僑東吳。景龍末。舉孝廉。如京師。行至渭之南。見一婦人。貌甚姝。衣白衣。立於路隅。以袂蒙口而哭。若負冤抑之狀。生乃訊之。婦人哭而對曰。妾楚人也。侯其氏。家於弋陽之南。先父以高尚聞於湘楚間。由是隱跡山林。未嘗肯謁侯伯。妾雖一女子。亦有箕穎之志。方將棲踪蓬瀛。崑閬。以遂其好。適遇有沛國劉君者。尉弋陽。嘗與妾先人為忘形之友。先人慕劉君之高義。遂以妾歸劉氏。自為劉氏婦。且十年矣。未嘗有纖毫過失。前歲春。劉君調補宜原尉。未一歲。以病免。盡室歸於渭上。郊居。劉君無行。又娶一盧氏者。濮上人。性極悍戾。每以唇齒相反。妾不勝其憤。故遁而至此。且妾本慕神仙。常欲高蹈雲霞。安巖壑之隱。餌橡櫟之味。亦足以終老。豈